

冷 (上)

這

幾天香港冷得要命，抱怨嗎？前陣子還說到了冬天熱死人呢，又不是只有香港冷，就忍一忍吧，過了就沒事的，香港人都習慣的了，你看家裡有多少人裝着暖氣設備呢？是的，過了就沒事，人是很會忍的。

記得當年那個南洋小子，第一次去到東京，住在新宿的一家叫「本陣」的旅館，翌日打開窗，就是一場大雪。

穿著單薄的大衣，走到新宿車站買了一份英文報紙《The Japan Times》，才知道那是三十多年來最冷的一天，吃得消嗎？忍呀，年輕人留學，一定要吃苦呀，抱着這個心態，什麼都忍了。

跳上電車，原來上了一輛「急行」，小站是不停的，只好又坐回新宿，重新來過，當年的車廂暖氣是不足的，一直顫抖。

在學校附近，找到一家「不動產」，那就是房屋介紹所，看見一間最便宜的，即刻租下，原來廉租是有代價的，小公寓就在火車站的旁邊，再下去的幾年，都要忍受火車經過的隆隆巨響。

返回公寓洗刷打掃，第一件事就是買一個煤氣爐，小紙箱那麼大，記得有塊像珊瑚的白色石棉網，燃燒後變紅，再去買個水壺，放在爐上，一下子燒滾水噴出蒸氣來，哈哈，還可

以預防過度乾燥呢。

忙了一個下午，竟然忘記了棉被和床墊Jolon，只有穿著衣服，對着那個煤氣爐睡。之前取出毛巾牙刷洗臉，噢，沒地方掛呀，就平鋪在榻榻米上，糊裡糊塗地睡了。

早上一起身，第一件看到的就是一條毛巾，哈哈，凍得僵硬，也真好玩，拿了起來當扇子，哈嚏一下，才知道冷，原來當年的公寓都是木造的，塗上些泥就是牆壁，當然擋不了冷，不過地震起來倒塌的話，也壓不死人呀。

什麼苦都能吃，怎麼冷都得忍，既然避免不了，就要娛樂自己。走出公寓，對面是一個小公園，一片雪白之中，特別顯眼的是一朵

黃色的花，實在很大很大，仔細一看，是朵玫瑰，原來玫瑰在雪中還能開花，真佩服它的耐力，比我強，厲害，還那麼美！

說是上學，那裡啥得什麼書？整天逃學去看電影，看電影也成為我的工作，看到好的，和電影公司的海外部接洽，買版權給東南亞放映。

肚子餓了，看小餐



用貼布綁在鞋底。真管用，這一來，隔絕了冷，又能在雪上留下與眾不同的腳印，好玩得很。旅館供應的食物有蜂蛹、一隻隻的米白色小蟲，還會蠕動，敢不敢吃？當然吃，有營養嘛，還有什麼？還有蜜蜂，整隻的，用醬油和鹽煮了，甜甜哋，也有點肉味，很能下飯，當然吃。

可是不能不照顧工作人員呀，晚餐雖然有些醃製過的魚，但不代表是肉呀，我們是吃肉長大，不吃肉不行呀，當然也有日本和牛，但那些預算吃得起嗎？

有了，當眾宣布，今晚有牛扒吃，大家歡呼！

一塊塊，真的大塊，香噴噴地煎出來，還滋滋聲響，眾人狂吞，當然，他們不知道，吃的是馬肉，馬肉在長野縣最便宜了，日本人還吃生的呢，說什麼吃了不會患花柳，我才不信，但有肉吃，好過沒肉吃。

吃完，又去雪中拍戲了，又縮作一團，啊啊，這麼冷的天氣，今年會不會被凍死？

廳外面的蠟製樣板，最便宜的蕎麥麵，什麼料都沒有，上面只鋪了幾條很細的海苔，就叫這個了，上桌一看，除了麵還有一小杯汁，是乾撈吧？淋上了，汁從竹籬流出，看別人怎麼吃法，原來是沾着麵條塞進口的，跟着做了。天！原來是冷的，小食堂也不燒火爐，冷上加冷，忍吧，要當苦行僧。

終於，春天來了，沒有雪，但是初春才是最冷的時候，忍吧忍吧，夏天就跟着，太陽出來了，就不必再受苦了，這麼告訴自己。

工作開始接觸到香港來日本的攝製隊，香港來拍什麼？當然是雪景，天！又是雪，什麼地方還有雪？長野縣的白馬高原雪最多。

買長靴。和當地人先去視察外景，腳一踏下去，雪都擠到靴子裡，令雙腳都濕了，更冷。

當地人背着獵槍，在雪地中看到野兔，轟的一聲，兔子飛起，他們衝了上去，即刻把兔皮剝了，露出肉，就那麼用刀割下一片放進口。

可以生吃？當然，他們回答，所有最新鮮的肉，都能生吃，要不要來一口？天寒地凍，肚子已餓扁，當然照吃。噢？沒有腥味，也不好吃了。已很久沒吃肉了，吞了幾口，不然不夠營養。

外景開拍，大家都忙得團團轉，也忘記了嚴寒，忽然烏雲密布，沒有太陽，就只好等了，這一等，刺骨的寒風吹來，才是真正的冷。

忍吧，身上可以忍，但是寒冷是由腳上傳上來的，只有拼命地踏步，希望能減少冷意，但怎麼忍還是忍不了，這時，頭上叮的一聲出現了個主意，向燈光師要了一塊用來反光的發泡膠，又

冷